

这是一片不长高粱只长草的荒地……

Le sorgho rouge

[法]亚丁 著 王晓侠 译

高粱红了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Le sorgho rouge

[法]亚丁 著 王晓侠 译

高粱红了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高粱红了 / (法) 亚丁著; 王晓侠译. --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0. 10

ISBN 978-7-5133-0088-9

I. ①高… II. ①亚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

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96121号

高粱红了

[法] 亚丁 著 王晓侠 译

责任编辑: 吴银花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封面设计: 九 一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小森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×1230 1/32

印 张: 8.5

字 数: 197千字

版 次: 2010年10月第一版 2010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088-9

定 价: 25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一部伟大的作品并不在于向人们讲述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，也不在于告诉人们什么了不起的哲理，而是对读者感知的一场磨炼，让人读后对生活经历感觉得更加细腻，更加深刻。从此我们的生活便丰富起来。

——亚丁

我们要去哪儿，我们到底要去哪儿？

小良翻了个身。他把手捂在嘴上，挡住令人窒息的黄色的尘土。车轮、驴的脚步，掀起滚滚尘土，像布帘子垂下来把他们团团围住。身边，他妹妹在抱怨。

搬家了。阴影、阳光，透过尘土帐幔。从夜里开始，瘦弱而脱了毛的驴就拉着小车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。从夜里开始，吱吱嘎嘎的声音就一路响来，在小良的想象中开出一道道沟痕。小良不自禁地数着：走五步，摇两下，走五步，摇两下，走五步……路面凹凸不平，车轮吱吱作响，让人饱受折磨的计数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呢？这头老驴拉着他们，在滚滚尘土中，它知道去哪儿吗？它耳边耷出一绺白毛像城里老高的白发一样。老高是他爸爸的朋友，党支部书记，跟随毛主席长征过。这头驴肯定也很老了，比小良要老多了，可它不能提问题。又有什么能阻止小良提问题呢？他有这个权

力。他只是一个九岁的小孩，但是如果人们要他来，就是人们需要他。“人都齐了吧？”父亲常常这样问。如果小良不在，只有妹妹一个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家。但小良只有九岁半。他还做不了决定。他只能服从，他对这个家来说就像一件东西，就像他父亲绑在驴车后边的红木箱子。正是如此：一旦父母决定了，孩子只能听从。

搬家了…… 阴影。阳光。

昨天，还都在城里。今天，已经是另外的地方了。但是哪个地方？这可能吗？对此一无所知，这可能吗？他父亲本该说几句话，就像平时看见桌子脏了或给手表上发条时一样，发几句评论。前些天，晚饭后，他搂着儿子的肩膀说：“今晚，我们去看电影。”像这样的一句话对爸爸来说不算什么：他边剔牙边说的这句话。但没有人知道对小良来说这多么让他高兴。即使是漫不经心的语调，话总归说出来了，起码他知道了。那天晚上，他走路就走得很踏实，想象着他们将要看的电影。他在心里回答说：好，同意！就像是他在做决定。不过，事情并不总是如此，经常，大人带你到他们愿意去的地方，不做一句解释，就像今天这样，不再有宁静，不再有喜悦，也没有了想象的乐趣。只有忧愁、烦恼、担心，最后是疲劳和厌倦。

我们到底要去哪儿？

走五步，摇两下……车板在红土和石子上颠簸，硌着肋骨，颠着腰。怎么问，怎么开口？如果张开嘴，灰尘就扑进嘴里。还有头顶上这可恶的太阳，阳光像千万根银针刺得他睁不开眼。

还有知了的叫声，成千上万的知了。它们的喧嚣似乎是被一家人的出现所激怒而发出的战争宣言。也许它们会猛地扑过来，扑向这一家人，扑向这驴和驴车？尽管太阳刺眼，小良还是半睁开眼睛，想望望这些知了在哪里，可他什么也没发现。

所有这一切都让人疲劳。这种慵懒，最好听之任之。担心有什么用？只需一觉睡到驴车停下：那时一切就会真相大白。小良要睡了。

“妈，我要喝水！”妹妹小玲叫道。她两手试图扯掉妈妈系在她头上挡太阳的白围巾。

王楚华递给她那只发黑的水壶。小玲抢过来，凑在陶壶嘴上贪婪地喝了起来，咕噜咕噜地发出水在石子上流过的声音。

爸爸在前边赶车，身板僵直，对驴车的颠簸无动于衷。他好像什么也不理会。左手抓着缰绳，右手挥舞着一根柳枝，他心不在焉地抽几下那脱了毛的驴屁股，挺着脖颈，目不斜视。远方，路的尽头，在颠簸和摇摆中，他能看见什么呢？

小良看到妹妹喝水，也感到喉咙像烧焦了一样干渴。他本来可以对母亲说“我也要喝水”，但他没有吱声。他不愿听见母亲说“等妹妹喝好了吧”，或更糟：“你看看，只要妹妹一要什么东西……”你还能想象得出比这更让人尴尬的事儿吗？自从有了这个妹妹，就是这样：如果他要什么，她也要，她就能得到；或者说如果他本来想要什么，妹妹一要，他就不能再要了。

“哥，你不渴吗？”她一边问一边又把嘴贴在水壶上。她不喝了。不再听见那充满诱惑的咕咕声。她用嘴角摩挲着水壶嘴，发出噓噓的声音。

“小良，你睡了吗？”妈妈问。

小良不吱声。他有一种恶作剧的快感。假装睡了但却醒着，这很舒服，你可以观察评判其他人在做什么，而他们又怀疑不到你。你睡着的时候，人们就想不到你，或者说想不到你头脑中在想些什么。就像你不在场一样。

“你睡了吗，小良？”妈妈又问。

“那就让他睡吧。”爸爸一边说，一边猛地拍了一下驴屁股。

驴一下子反抗了。驴车颠了一下偏离了方向，跑到了路边的田里，压坏了几棵玉米。有人在叫，有人在骂，只有小良坚持着假装睡觉。

爸爸一下跳到地上，他用全力去拉这头倔驴想把它拉回路当中，但驴转过头去。这脱了毛的脖颈发出的力量，犟过了父亲拉它的手劲。父亲和驴对抗着，驴四蹄紧紧扣地。他们势均力敌，就这样僵持着。小良眯缝着眼睛，禁不住笑了。他自在地躺在车上，枕着一只麻袋，暗中观察着驴和爸爸的对抗。他知道最终还是爸爸更有力。但是，如果驴赢了党的领导人呢？这个想法一产生小良觉得真是惭愧！他打了个冷战，甩了甩头摆脱这些想法。滚滚灰尘围绕着驴车扬起，又落在汗津津的身体上。太阳嘲笑着这两个斗士，射出强烈的光芒，像是在哈哈大笑。

驴车向前一倾。李先阳让步了，他筋疲力尽，不再和驴斗。驴子这边也松弛下来，站在那儿不动了。

“怎么办……”李先阳嘟哝着，用指甲刮着脸上汗水和灰尘混在一起的泥浆。

“它可能渴了！”小玲叫道。她把那只旧水壶递给驴。

“它肯定是累了。”王楚华把水壶挡回给女儿，“今天上午我们走了几里地呀？”

“嗯！十来里了。”父亲说。

“还有多远？”

“还有一半吧。”

太荒唐了。小良不能再继续装睡了。他必须醒来，说话，发表意见，活动活动压麻了的腿脚，帮助父亲把这该死的蠢驴从田里弄

出来。车子又颠了一下，他的腿一痛：那只大木箱撞到了他。这只驴！他真想给它一脚。

必须醒来。伸个懒腰，叫声“妈”？还是静静地起来？哪一种最自然，最不会泄露他刚才的假睡？唉！他真不该装睡呀。

那只驴正安静地透过嘴套找玉米秧吃。王楚华从车上下来，抱起小良。

“这孩子有点怪。”李先阳说。

“离开城里他不高兴。”

“可我高兴。”小女孩说。

李先阳取下驴的嘴套，给了它一些踩坏了的玉米秸。

“真可惜没有树，不然我们可以休息一下。”王楚华叹息道。

“喂！不能在玉米地里放驴啊！”这声音吓了他们一跳。一个农民推着装满玉米的独轮车从后面过来。

“是的，是不能。可管不住它，这该死的驴。”李先阳道着歉。

那个农民放慢脚步，用猜疑的眼光打量着他们，到跟前儿停住了脚。

“你不知道驴总是拧着人啊？如果你要叫它离开田，就得朝田里推，这样它才会往外走。你越往外拽它就越往里扎。”

那个农民放下独轮车，朝驴走过去。他穿着退了色的旧衣服，脸被晒得黝黑，眼睛深陷在浓密的眉弓下，看不出有多大年纪。他勒住驴脖子，把它往田里推。那驴固执地反抗，农民向里推它一下，它就往外挤出一步。这样推了三四下，驴就离开了田地，来到路上。

“你真行，大叔！”王楚华说。

“谢谢你，老爷爷！”小玲也叫道。

“真乖，这小姑娘！”农民对自己的成就很满意，笑道，“你们

这是去哪儿呢？”

“去辛庄。”李先阳回答。

“我就是那儿的……”那人眨着眼，“你是李县长？”

“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”李先阳奇怪地问。

“哦！我什么也不知道。”农民突然改变了声调咕哝着，一副不安的样子，重新推起他的独轮车。

“还远吗，大叔？”王楚华问。

“二十来里。”农民丢下一句就走了。

“奇怪……”李先阳嘟哝着看他离开。一家人重新上路了。

远方，地平线上，太阳一动不动，发出芒芒而炽热的光，静静地包裹着这片灰暗的土地。白的光焰或许是风？灰尘滚滚地围着他们升腾。只有驴嗒嗒的脚步声，打破这茫茫的单调。没有池塘，没有小溪，只有干了的泥浆破裂了，发出咯啦咯啦的响声，也没有小良梦中见到的那种田园风光！他们进入的农村只有贫瘠的田野，那里的玉米和高粱衰弱地缩卷着叶子。小良像它们一样也蜷缩着，闭上眼睛，闭上嘴，尽可能地把手甚至把脚也缩起来。

他想念起自己的学校，自己的同学；他的课桌，在上面他用小刀努力地，满怀深情地刻下了那么多英雄的名字；他的凳子，量了那么多次，为的是与他同座划分得平等。当心别让老师发现啊！这些平常得有时让人心烦的小事，现在他却觉得很有趣儿！明天就要开学了。他却不在那里了。他甚至都没有去道别。和同学们一起策划的那些打算那些玩笑，都告吹了！无望了！不，甚至更糟：不是这些策划告吹了，也不是同学们无望了，而是他觉得自己完蛋了。他是多么遗憾，多么痛苦！他不知是否永远离开了他那些朋友们，朋友们也不知他在哪里。连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不知道要去哪里。

辛庄，父亲明明说了辛庄！可这又说明什么？辛庄，也许是个小村，但在哪里？

你睡着呢，小良，你差点儿忘了！先要醒过来，才能发问。老天爷，烦死了！真糟糕，这装睡的游戏！

车爬上一个坡。借着下坡，驴便跑起来。车四处摇晃。

李先阳尽全力拉着缰绳。那驴颈弯曲得像一架竖琴，驴头都拧到了肩膀上，还是在不停地跑。李先阳发火了，给了驴一鞭子。这下坏了，驴飞奔起来。小良的脑袋撞到了硬木头上；他不敢再在枕头上躺了，浑身疼。他试着侧过来，哼哼着，就像早晨母亲来摇醒他时那样：“小良，该起床了。”

终于，驴安静下来，稳稳地往前走了。小良又把头放在枕头上：如果他之前经受住了猛烈的颠簸，现在怎么能没再睡着呢？如果因假醒而暴露了假睡不是很蠢吗？再说，根本也没人在意他。

透过车边的挡板，半闭着眼睛，小良看着周边的风景掠过。有狗叫声：看来靠近了一个村庄。这是一个贫穷的小村落，到处是顶上盖着茅草的土屋。屋顶就像怪诞的草帽，依这平原主要的风向朝南倾斜。纸窗日晒雨淋，已经发黄，就像圆睁的怒目，要吓跑外来人。

从两个窝棚间的胡同里，走出来三个光屁股的小男孩。瘦瘦的，手牵着手。他们在阳光下静静地待了一会儿；遇到驴车上人们的眼光，又迅速地跑开了，消失在陋室的阴影里。这时突然出现一个老婆婆，衣衫褴褛，挎抱着个孩子，左手拿着的一只破瓦盆丢了下去。垃圾堆上，一只母鸡把头伸到麦秆下，露出红红的脱了毛的屁股。

驴车离开了村庄。李先阳转过头，不舍地将视线从这片贫穷的屋舍上移开，它们冒出地面就像只是为了再回去，间间相牵，舍舍

相连，努力不让自己塌落。

“多穷的地方啊！”王楚华感叹道。

“地方穷，才行得通。”李先阳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道，就像自言自语。

“穷……才行得通。”穷，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才行得通？小良搞不明白了。村庄就是这样子，他将要去住的就是这样简陋的小屋？这些骨瘦如柴的幽灵一般的小孩，就是他未来的同学？他们看上去并不坏，但为什么要躲起来？他们都干些什么？

“真可怜！”用妈妈的话讲。

太多的问题。这些问题就像车轮一样在小良的头脑里转啊转。高粱地连成一片，那贫穷的村庄消失在远方了。

小良睡着了。

“哥，你醒醒，我们到了。”小玲的尖嗓子叫道。

小良坐起来，一边揉眼睛一边张嘴打着哈欠，伸了个懒腰。他只看见一片广阔的天空，灰茫茫的。一时间，他以为还是在城里。但是他心中涌起一种从不曾感知过的沉寂。一个荒凉的空间，一种缺失的镇静，什么东西永远地离去了，留给他的，只剩下诧异。突然，他想起来了：驴的脚步，蝉的鸣叫，车轴的吱嘎声，假睡的游戏。就像断了缆绳的小船，城市远去了。今天，城市离开了他。

“你睡得真香。”李先阳笑着说。

“今晚你又要睡不着了。”王楚华有点担心。

小良没回答。他观察着。

还是刚才那样的无边无际，伴随他们一路而来。阳光下说不清是赭色还是白色的大地此刻融化成一种灰色，好像吸纳了整个天空，却将它的光芒滤掉。只残留下松软的云，压在周围的田野上，崩塌

了，陷落到这贫瘠土地的深处。这儿那儿，大片的盐霜，结起发白的地疤，泛着些微的珠光。在这颠倒的世界里，土地吞并了天空，天空只变成大地的影子，田野的荒凉没有了边际。透过微光可以看到，尘土中稀疏地支立着一些可怜的高粱棵。稍远处的薄雾中现出了一个村庄的轮廓，一个尖顶高高矗立，劈开了降临的暮色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小良睁大了眼睛问。

“是个钟楼。”父亲说。

“钟楼是什么？”

“钟楼，是有钟的建筑。在钟下面，应该有一个教堂。”母亲是教师，用她惯有的语气说道。

教堂？小良想起课堂上学过的一篇课文，那是一个上帝、幽灵、老天爷之类所存在的地方，远离人类。小良观察着钟楼，它比暮色更灰，比云更高，好像在托着天。

“这是个十！”小姑娘用手指着钟楼顶上的十字架宣布。

靠近了，可以看得更清楚了。在钟楼的最顶端，有一个木头做的大十字架，漂浮在云海里。

驴车开始爬坡进入村庄。车轴吱嘎声更响了。李先阳跳下地，缩短缰绳，靠近驴，牵着它走。

阴影浓缩了，把他们与这陌生的世界隔开。小良觉得他们的脚步像被锁在一条无形的链子里。就像他在城里见的囚犯一样，他们表面上身体是自由的，没有任何牵绊，实际上不能离开监狱半步。是怎样一种无形的力量，迫使他们一家来到这陌生的地方——这个他感觉像监狱一样的地方？

忽然，小良好像听见远处响起什么声音，在地底下，声音尖锐但很悦耳，三个高音重复了两遍。他觉得这声音像有魔法，它改变

了空气的质地和黑夜的颜色。

小良转过身，什么也没有。他到处找，还是没有。他想也许是他的耳朵压在枕头上太久了。其他人好像什么也没听见。

驴车的吱嘎声充满了夜，夜色更浓了。他们到了坡顶。驴停了下来。

“妈，好香！”小玲对妈妈说。

“是的，村子里开始吃饭了。”

昏暗中，小良看见一群跟他一样年纪的男孩和女孩，聚在最前面的那所房子门前，人人手里端着一只碗。他们一边吃一边玩。

驴车停下，他们也停下来看着。一只大黄狗从孩子们后面过来，朝他们叫着。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过来抚慰它，给了它一块黑面馍，那狗低沉地呜咽着咬住了馍块，安静下来。小女孩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腼腆地向小良笑了一下。

大街上，在一扇能通车辆的拱形大门前，可以看到两块白色的标语牌，一块是红字：“中国共产党辛庄人民公社委员会”，另一块是黑字：“辛庄人民公社委员会”。

门前，车还未停稳，一群等在那里的人就朝他们拥来。最前面领头的是一个又高又胖的男人，五十开外，黑色的络腮胡子遮住他半张脸，空出来一双闪亮的眼睛。他穿着农民的土布衣服：一件无袖的短上装和一条宽大的裤子，腰上系了根绳。他跟李先阳握手，就像久未见面的兄弟。

“你们肯定累了，李县长。我是赵家禄。”他响亮地笑着说道，就像感到了一生中最大的幸福。

小良被这洪亮的声音惊得一哆嗦。那人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。

“很抱歉让你们久等了。”李先阳一边与他握手一边说。

“我向您介绍小宋同志，公社妇女主任，委员会成员。”

那女人腼腆地向李先阳伸过手来，嘴角带着微笑，说了一些礼貌的话。然后她靠近驴车，握住王楚华的双手摇晃了好半天，又礼节性地掸掸自己肩上的尘土，把小玲抱到怀里。两个女人开始聊天。

“小良，来向叔叔们问好。”李先阳对儿子说。

小良还没来得及跳到地上，赵家禄这个彪形大汉已经抱起他。小良闻到一股强烈的烟草味。他看见那些脸凑近他，围成一个圈。大家的嚷嚷声似乎是一首圆舞曲。小良听出了那舞曲的调子，却记不起是哪首歌；抑或只是一种内心的回响，在他懂事之前的那种朦胧之声。脸多得他数不过来，异口同声地重复着同样的曲调：“多棒的小男孩……”这声音穿过田野，穿过平原的尘土，穿过太阳浑浊的光线，围绕着他，驱使着他。他本想喊一声“叔叔们”，但他不能，这个声音太强烈了，那摇篮曲又太温柔了。天黑了。该睡觉了。他要睡了。像以前在城里一样的困。他叫不出来“叔叔们”。这个词在他内心轰轰作响，像雷雨，又像雨季涨水的江河。

“最好先安顿下来。其余的待会儿再说。”那个声音建议。

“我都安排好了。”小宋回答说，“你们住在王姐工作的学校。我已经叫他们整理了一个角落。那里安静，离你的工作又近。有教师食堂，你们就不用自己做饭了。我们去看一下吧。”

小宋牵着驴引他们向村子的另一头走去。

小良看见父亲又与那些人握了一回手。李先阳重新拉住了驴的缰绳，沿着小宋指的方向，走进一条靠近教堂的小胡同。

天差不多全黑了。村子都睡了。只有驴的蹄声沿着教堂的围墙回响。墙后有什么，这么大回声？小良心里想。这头驴从没发出过这么大的声音。是驴，还是墙？热情的声音离开了，只剩下这蹄子

声。小良又抬起头。他真正醒了。在黑暗中，他看出了尖拱形的高大的窗户。在农民们简陋房屋的映衬下，教堂显得十分宏伟。小良有点害怕。什么鬼神住在这陌生又阴暗的地方？是谁在这些彩绘玻璃窗后偷窥着他们？他会不会突然跳出来？或者他永远不会跳出来，而是一直待在那里，在黑暗中窥视他们？

“这个教堂真大！”

“是的，是挺大。”小宋说。

她放慢脚步，牵起了小良的手。

“以前这里是法国人建的教堂，现在不是了。以前外国反动派在这里用宗教毒害我们的人民，以便更好地统治我们，现在这里是我们的党委所在地。在这儿，我们接受党的指示，领导这个地区的革命。”

小良努力地听着这个女人的话。这些话他很熟悉，他在学校的政治课上听到过。这声音充满了威严。这只握住了他的手和其他人的手有着同样的热情。但有什么东西让他感到不舒服：那种生硬的出人意料的动作，那种施加于人的压力，还有说话时那一蹦一蹦不连贯的节奏。“教堂不存在了。”这女人说。说了三次。他感到手被攥得更紧了。这使他不舒服。

小良胆怯地试着让这只捏得太紧的手放松一些，但那女人捏得更紧了。他抬起头想看清楚这张脸，这个父亲的陌生同志。天太黑了。他模糊地观察着这个人脸上的轮廓。她的头离她的身子好像很远，墩厚、笨重的躯体就在他旁边前行着，宽宽的髌骨朝两边摇晃着；堆满肌肉的大腿每走一步都会蹭他一下，他闻到温热刺鼻的汗腥味，有点发甜，让人恶心。那两只他看不到的脚坚定地迈着每一个步伐。